玉質純素．隱有青文

記郎世寧畫十駿圖如意驄的繪事特色

林士鉉

如意驄是乾隆初年自準噶爾蒙古入貢的眞實駿馬，牠產自哈薩克，具有大宛馬的身分；因郎世寧將之繪於巨幅大畫，其神彩得以傳世再現。檢視有關如意驄的相關記錄及畫像表現，我們可以略知清朝經略新疆、征服準噶爾前後，西域貢馬之於大清的重要意義。此外，如意驄的繪事特色，還包括類似毛色的青馬受到畫家和君主的喜愛，且同時以滿文音寫蒙文馬名的形式出現以滿文音寫蒙文馬名的形式。總之，如意驄的故事與繪事，正是解讀西域貢馬在滿洲政治文化的絕好素材。

大清盛世與貢馬圖像

清朝康乾盛世的貢馬主要來自藩部及屬邦，多元管道的貢馬不絕於途，這標示著盛清疆域的擴大，也反映滿洲統治不斷深化對於藩部管領的控制力。貢馬經過調養訓練，有機會成爲御馬，其中欽定賜命的御馬，在各種宮廷畫作中頻頻出現。清宮的貢馬圖像爲數頗多，以清宮西洋畫家郎世寧（Giuseppe Castiglione, 1688-1766）展現寫實特長的作品最爲著稱。其風格呈現中西繪畫技法的交流與融合，論者多矣；郎世寧儼然成爲中西美術交流的代名詞。（註一）

郎世寧的貢馬圖畫主要可見於郎世寧〈十駿圖〉軸、郎世寧艾啓蒙〈十駿圖〉軸之巨幅大畫，前者十軸均繫年於乾隆八年（一七四三），後

清　郎世寧　畫十駿圖　如意驄　軸　縱231.2，橫278.1公分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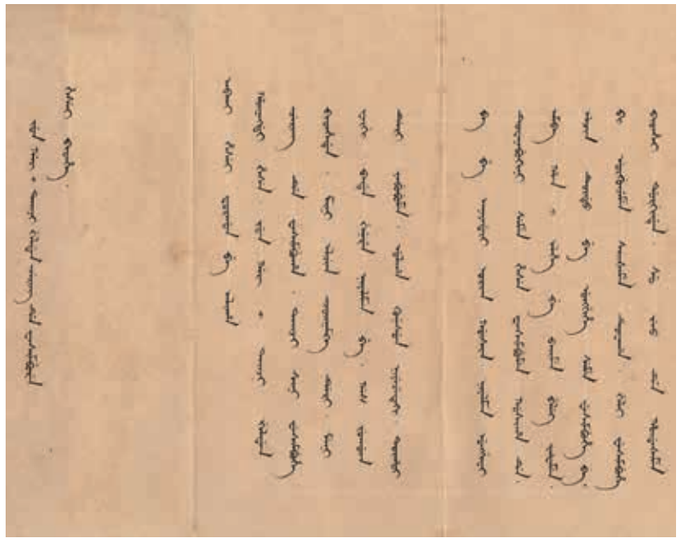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　清 郎世寧　畫準噶爾貢馬圖 卷　縱150，橫40公分　局部　Musée du Quai Branly藏

背景映襯的貢馬圖尚可見於〈愛烏罕四駿〉卷（註二），亦以深刻的工筆技巧，以及西洋明暗光影法，表現馬匹肌理及毛色的質感。郎世寧的作品以貢馬爲名者，目前僅知有〈準噶爾貢馬圖〉卷、〈哈薩克貢馬圖〉卷，均著錄於《石渠寶笈續編》，此二卷畫作本身的關連性及所繪儀式的性質，尚待另文討論；而〈準噶爾貢馬圖〉不惟創作時間較早，其構圖技法亦十分突出，僅以墨筆白描人馬、陳設。（註三）該卷完成於乾隆十三年（一七四八），描繪乾隆八年（一七四三）「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（？～一七四五）」遣使進呈名馬的儀式：畫卷所繪駿馬僅有一匹，即是郎世寧畫〈後十駿圖〉之如意驄。（圖一）

如意驄的由來及其入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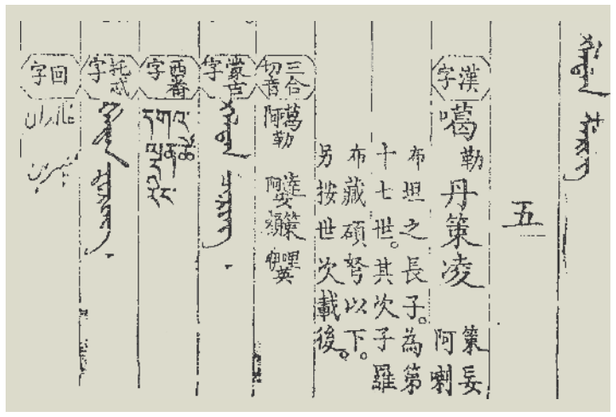
準噶爾汗國領袖噶爾丹策零，其名又異寫作噶爾丹策凌、噶勒丹策凌（楞）等。（圖二）據《清實錄》載乾隆八年十月三十日（己卯），陝西安西鎮總兵永常奏稱準噶爾夷使到境，進貢貂皮馬匹，並欲提早兩個月至肅州貿易，此行得到清廷允許；而此次所貢，即應包括了後來名爲如意驄的駿馬。是年十二月十五日（甲子），準噶爾使臣圖爾都（Turdu）等至京謝恩，表貢方物。準噶爾此次納貢及貿易時間，與郎世寧〈畫準噶爾貢馬圖〉卷之題記所載相符，所貢名馬，有四匹繪圖收入於〈後十駿圖〉軸，〈如意驄〉亦見其中。此四匹貢馬，其中三匹爲郎世寧所畫（紅玉座、如意驄、大宛騮），另一由西洋畫家艾啓蒙（Ignatius Sickeltart, 1708-1780）完成（踣鐵騮）。四匹名馬俱屬同一來源，且有三匹同時入畫，在〈前、後十駿圖〉二十匹貢馬當中，佔有突出地位。分析其中原因，除了確具神駿素質，且入貢者的身分、時機的特殊性之外，這些來自內陸亞洲的「大宛馬」在當時尚屬珍稀物種，應是主要因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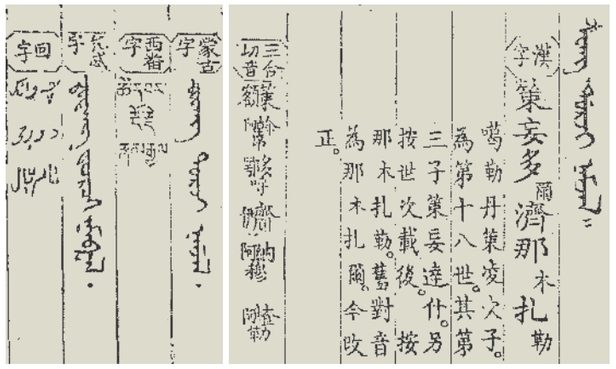
準噶爾（Jegün Tar）是「四衛拉特」之一部，衛拉特於《明史》稱爲瓦剌，清代官書多稱作厄魯特（Ölet），均是蒙古原語之不同譯



圖三　賜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之滿文敕諭稿本 乾隆9年1月24日（壬寅）　6.5扣　局部
故宮158435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稱。十七、十八世紀中葉，杜爾伯特、準噶爾、和碩特、土爾扈特諸集團，成爲衛拉特部落聯合體的核心，因此他們自稱四衛拉持。（註四）準噶爾部勢盛時，以天山南北爲中心，控制哈薩克國諸國，影響內亞廣大地區；土爾扈特部西遷到伏爾加河沿岸，和碩特部則南下至青海。四衛拉特蒙古的聚合、消長，影響內陸亞洲地緣政治格局甚巨。十七世紀末期，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博碩克汗（一六四四～一六九七）東掠喀爾喀蒙古，直接與清朝發生激烈戰爭，康熙帝曾三次親征。在乾隆二十年（一七五五）進兵蕩平準噶爾以前，清廷與準噶爾的重大糾紛主要爲界務與商務，至於進藏熬茶與遣使進貢的爭執，亦皆與商務有關。（圖三）（註五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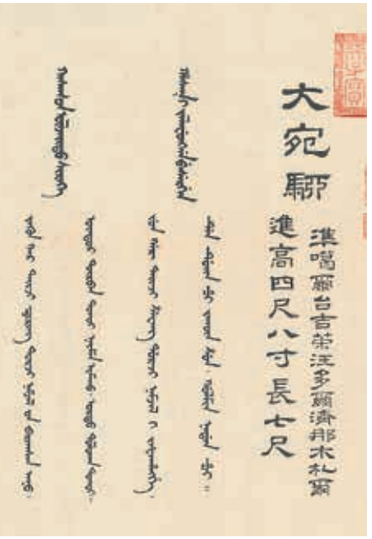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二　噶勒丹策零（凌）、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（勒）父子名字　《欽定西域同文志》卷7，頁5-6，收入《故宮珍本叢刊》，冊727，頁3。

如意驄原名「玉花驄」

據《活計檔》記載，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，傳旨「將噶爾丹策楞（零）進的馬，著郎世寧、王致誠、艾啓蒙各畫馬一匹。」（註六）此處看不出是三匹馬，或是只畫同一匹馬；王致誠（Jean Denis Attiret, 1702-1768）、艾啓蒙所畫的成果似未傳世；但由此即可以確知，準噶爾貢馬在當時受到乾隆帝的高度重視，曾

圖五　清　郎世寧　畫十駿圖　大宛騮　軸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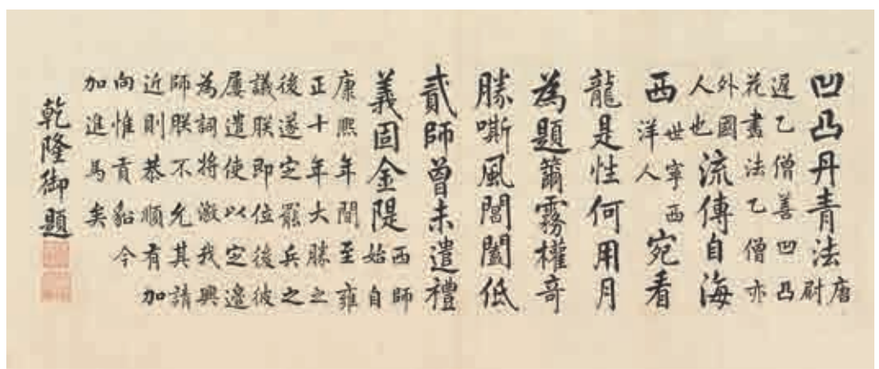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六　清　艾啓蒙　畫十駿圖　踣鐵騮　軸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四　清　郎世寧　畫十駿圖　紅玉座　軸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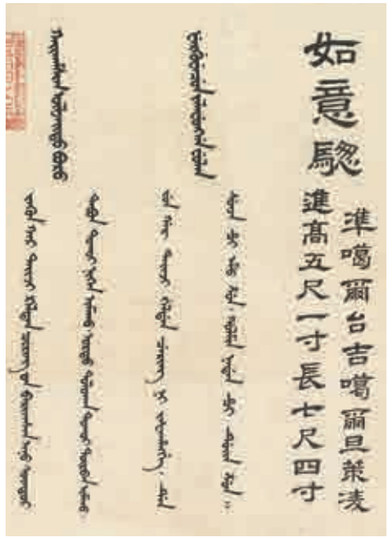
命三名西洋畫家同時爲其作畫。對照後來完成的三軸，或許正是此三匹駿馬，然已改由郎世寧繪製。

再據《活計檔》載乾隆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，「交大馬絹畫三張」，應即畫作完成時間，並奉旨俱各裱掛軸。同年四月初二日，復奉旨俱配作畫囊；此時三軸大畫又被記作「石渠



圖七　清　郎世寧　畫十駿圖　如意驄　軸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寶笈上等畫三軸」，依序分別爲「玉花驄圖大畫一軸、紅玉座圖大畫一軸、大宛騮圖大畫一軸」。此處「玉花驄」當即「如意驄」的原名。大圖裱裝完成之初，或許畫作尚未書寫御製詩文、臣工贊詞，亦未以滿蒙漢文三體合璧文字記錄馬名、體型尺寸與進貢者，因此，尚可以重新命名。雖然目前不能證實改名的原因，而從其命名被重新考量、審訂，以及如意驄形象多次再現的記錄，我們可以肯定如意驄在〈後十駿圖〉之中具有獨特的地位。至於紅玉座（圖四）、大宛騮（圖五）於完畫之時已確定命名。大宛騮直接以「大宛」爲名，是噶爾丹策零之次子，汗位繼承人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（？～一七五〇）所



圖八　清　郎世寧　畫十駿圖　如意驄　軸　局部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進。噶爾丹策零尚進貢過踣鐵騮（圖六），然此畫作之繫年已遲至乾隆三十七年（一七七二）。

向惟貢貂，今加進馬

乾隆帝在〈如意驄〉軸的御筆題詩及詩注，除了讚歎駿馬，也希望準噶爾汗國持續恭順，維持雙邊和平關係：「四凸丹青法，流傳自海西；宛看龍是性，何用月爲題。簫霧權奇勝，嘶風閱閶低；貳師曾未遣，禮義固金隄。」此處傳達了郎世寧的西洋寫眞技法，使得如意驄就像眞龍一樣。句中「月題」是馬額上的佩飾，其形似月，而如意驄已如眞龍，又何需月題這種裝飾物。又句中「貳師」當指西漢時，帶兵攻伐西域的「貳師將軍」李廣利；「貳師曾未遣，禮義固金隄」之詩注略言當時兩國關係：「朕即位後，彼屢遣使以定邊爲詞，激我興師，朕不允其請。近則恭順有加，向爲貢貂，今加進馬矣。」（圖七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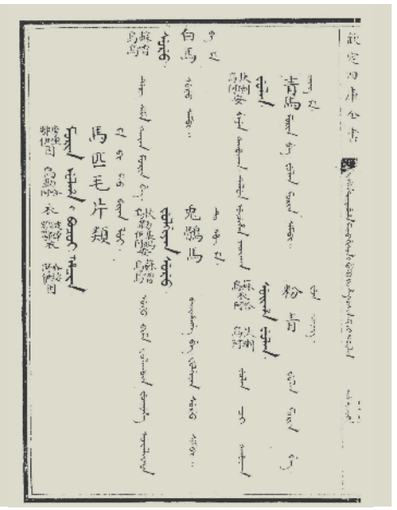
噶爾丹策零對於清朝從貢貂到貢馬也是實情，例如：《清實錄》載，乾隆四年（一七三九）十二月十日（壬午），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遣使哈柳等至京進表，所貢方物僅有「貂皮三十一張」。相較於上述乾隆八年年底特意進貢名馬，兩國關係確實較爲友好。準噶爾進呈此四匹駿馬前後，是百餘年來，清朝和準噶爾相對和平穩定的短暫時期。

畫作上亦有乾隆年間著名文臣梁詩正（一六九七～一七六三）的贊詞：「虎脊鬼化，逸氣無前；匪調伏而工行步，雖麒麟必受玉鞭。與君一心，實資良驥；惟所使之，無不如志。邀高馳而安翔兮，夫何羨於訾黃兮。」虎脊、鬼化，均爲駿馬的代稱，《漢書．禮樂志》：「天馬徠，出泉水，虎脊兩，化若鬼。」句中「訾黃」是傳說中龍翼而馬身的異獸，以之藉喻如意驄。梁詩正還贊詞強調良驥即是能爲君上所使之臣工，他恰如其分地以臣下的角度，透過貢馬畫作隱喻君臣關係。藉由調伏有成的如意驄昭明其志，也可比擬準噶爾部的恭順。

如意驄的命名特色

〈如意驄〉題記顯示其滿蒙漢

圖十一　清　郎世寧　八駿圖　軸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圖九　御製增訂清文鑑　卷31　頁44　馬匹毛片類
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影印本

圖十二　清　郎世寧　畫十駿圖奔霄驄　軸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十　清　郎世寧　百駿圖　軸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文馬名及身高尺寸。（圖八）如意驄的滿文馬名對譯讀如：**ferguwecun jalafungga fulan**，意即祥瑞有壽的青馬。蒙文對譯作：**γaiqamsiγ ölǰeyitü boro**，意同滿文，均以奇妙、吉祥、福壽之詞形容氣質，以青馬表示其毛色。〈準噶爾貢馬圖〉題記形容牠：「玉質純素，隱有青文」，「厥性和柔，駸駸絕足」，且以「驄言其色，如意言其德」釋其嘉名。以福壽爲名者，尚見於上述「大宛騮」，其滿文馬名讀如：**hasak i jalafungga besergen**，直譯可做：哈薩克的有福壽的床席，此處不用毛色辭彙；其蒙文馬名**qasaγ un öljeyitü sirege**意同滿文，**sirege**一詞，尚具有帝位、寶座之意。如意驄「高五尺一寸，長七尺四寸」，依清代裁衣尺計，大約是高一七九．〇五公分，長二六二．七公分，確實比〈前十駿圖〉的貢馬高大些。

所謂的「驄」、青馬似乎頗得畫家和乾隆帝喜愛，其毛色究竟爲何？參考《御製增訂清文鑑》的滿文釋文較能確切理解：青馬之色爲「身白而

圖十四　清　郎世寧　畫愛烏罕四駿　卷　局部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十三　清　郎世寧　畫瑪瑺斫陣圖　卷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十六　清　王致誠　十駿圖冊　萬吉驌　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圖十五　清　宣宗御題畫馬　軸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鬃尾微黑」。（圖九）類似如意驄青馬毛色的馬匹，在郎世寧的其他畫作中亦多次出現。例如：〈百駿圖〉（圖十）、〈八駿圖〉（圖十一）、〈前十駿圖奔霄驄〉（圖十二）、〈瑪瑺斫陣圖〉（圖十三）、〈愛烏罕四駿〉卷之「超洱驄」（圖十四）等等。甚至道光年間還有和如意驄相同毛色、姿態的貢馬圖—翔玉驄。（圖十五）〈瑪瑺斫陣圖〉勇士所乘駿馬，以及翔玉驄俱爲「大宛馬」。

貢馬錫名若除去騮、驄等毛色用詞，便是其名號，滿語讀作**colo**。王致誠（一七〇二～一七六八）〈十駿圖冊〉將郎世寧畫〈前十駿圖〉縮小比例，再現於冊頁中，除了添加山水花木等背景外，馬名僅書一體，即該馬匹之名號。此名號看似滿文，實爲蒙古語，這種音寫蒙文正是以滿文書寫蒙古馬名的效果。例如：「萬吉驌」郎世寧原畫所題馬名，滿蒙文語意同漢文，滿文拼讀作：**tumen sabingga suru**，蒙文則拼作 **tümen belge tü čaγan**，而在王致誠〈十駿圖冊〉中，萬吉驌則馬名拼寫作：**tumen**

圖十七　清　賈全　八駿圖　卷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belektu，便是以滿文書寫蒙文馬名的讀音，且僅書寫名號部分。萬吉驎其毛色原爲純白色，然於王致誠筆下似已呈現「身白鬃尾微黑」的青馬特徵，恰似如意驄的青文毛色。（圖十六）

乾隆四十一年（一七七六），乾隆帝特地從〈前、後十駿圖〉各選出四駿，以「爰成八數古語」，賦寫〈玉鏤八駿歌〉，製作玉雕八駿。此八駿由〈前十駿圖〉之萬吉驎、閱虎騮、霹靂驥、赤花鷹，〈後十駿圖〉之佶閑騮、如意驄、錦雲騅、寶吉騮等重組而成。更命賈全將此八駿另繪兩件〈八駿圖〉卷，其一空白背景，其一畫有坡地流水及山樹景緻，且均書寫清漢文馬名。其中滿文實爲音寫蒙文。（圖十七）（註七）

如意驄的音寫蒙文拼讀作：gaihamsik üjeitu，與上述蒙文馬名讀音相同而文字實不同。不僅如此，音寫八駿名號又於長卷引首之御筆〈玉鏤八駿歌〉中，複寫於字裡行間。此番刻意挑選的八駿各有其代表事功與德性，例如：「引領仍屬萬吉驎，以德弗以力致祥」；「厄魯所進如意驄，麟身汗血氣開張」等等。此八駿圖式無論以畫卷技法、玉鏤材質，或文字讚歌、音寫蒙文名號等等形式，綜合、化約地表現御用貢馬在滿洲的政治文化佔重要地位，而如意驄正是其中唯一來自西域的「大宛馬」。（圖十八）（註八）

結語

如意驄自準噶爾蒙古入貢，歷經從眞實的良駒貢馬到畫像呈現的繪事歷程，除了入貢者與清朝關係特殊，其毛色亦爲畫家和乾隆帝所喜愛，更與它的「大宛馬」身分有關。若史料充分，這些錫名貢馬本身的故事及被賦予的表現場域肯定十分精彩。檢視有關如意驄的記錄及畫作表現，我們可以得知清朝經略新疆、征服準噶爾前後，西域貢馬之於大清實有重要意義；所謂的西域大宛馬原來自哈薩克，從珍稀品種到貿易市馬，從單一個別的大畫到併入八駿圖成員，西域貢馬之於政治文化的新轉向未來當進一步析論。十駿、八駿之馬名以滿文音寫蒙文，又有何意義？馬名以音寫蒙文書寫者，均是「蒙古馬」，或許蒙古馬名正是呼喚牠們的稱謂，而滿文馬名則是理解命名眞義的翻譯參照。如意驄雖來自哈薩克，因貢自準噶爾，也一如蒙古馬使用蒙古名。是故滿洲的政治文化確有蒙古因素！若問有沒有，或者爲什麼沒有御賜嘉名的「滿洲馬」？亦是筆者欲進一步討論的課題。

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

圖十八　清　賈全　八駿圖　卷　《石渠寶笈續編》養心殿著錄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註釋

1. 關於乾隆年間貢馬活動及郎世寧的馬畫圖像，研究成果頗多，僅舉種為例：王耀庭主編，《新視界—郎世寧與清宮西洋風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二〇〇七，頁一二—一八；馬雅貞，〈清代宮廷畫馬語彙的轉換與意義—從郎世寧的《百駿圖》談起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二七卷三期，二〇一〇，頁一〇三—一三八；曹天成，〈瘦馬及其位置—關于郎世寧畫作中一種形象的研究〉，《美術研究》二〇一二年一期，頁四七—五二；曹天成，〈耶穌會士畫家郎世寧研究述評〉，《美苑》二〇一二年五期，頁五八—六一；林士鉉，〈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文化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二四卷二期，二〇〇六，頁五一—一〇八。

2. 郎世寧另有〈八駿圖〉卷，描繪哈薩克貢馬，著錄於《石渠寶笈續編（六）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六九—一九七一，頁三〇五〇—三〇五一。該圖卷不知是否存世，亦無法確知其構圖有無背景。

3. 郎世寧，〈準噶爾貢馬圖〉卷，（清）王杰等，《石渠寶笈續編（六）》，頁三〇四三—三〇四五；現收藏於Musée du Quai Branly，參見http://collections.quaibranly.fr/?permq_88adf84d-faa4-4ab6-b966-306cb4416bb0，2015.09.02。

4. 宮脇淳子著、曉克譯，《最後的游牧帝國—準噶爾部的興亡》，呼和浩特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五，頁七四—七六。

5. 莊吉發，《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八二，「第二章準噶爾部的崛起及其與清廷的早期關係」，頁二一。

6. 以下《活計檔》史料引自香港中文大學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，《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七，冊一五，頁三五七、五九六；冊一六，頁二七八。

7. 〈前、後十駿圖〉馬匹資料簡表，參見林士鉉，〈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文化〉，頁六四；王致誠〈十駿圖冊〉之音寫蒙文特色，參見前引文，頁七四—七五。

8. 〈後十駿圖〉其中的艾啓蒙畫寶吉驎，來自於土爾扈特部，同屬衛拉特蒙古，寶吉驎產自哈薩克西北色爾克斯，地近俄羅斯，如意驄來自哈薩克，均來自清朝「境外」。